

当代外国
短篇小说选

DANGDAI
WAIGUO
DUANPIAN
XIAOSHUO
XUAN

陕西人民出版社

当代外国短篇小说选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2.5 插页 2 字数 500,000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7,000

统一书号: 10094·380 定价: 1.95元

序

马 家 骏

本世纪初，鲁迅先生编译《域外小说集》，在《序言》中说过，他介绍外国短篇小说，使“异域艺术新宗”传入中国，让读者“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目的在转移人们的“性情”和革新中国的文学。他介绍的“虽大涛之微涓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

几十年后，在我们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刻，向大家提供这本《当代外国短篇小说选》，最根本的宗旨，和鲁迅说的是相近的，只是时代不同，介绍的域外小说内容与形式不同，因而具体的目的也就有些区别而已。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从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认识异域的人民的生活，这是我们读文学作品，尤其是读小说可以开扩眼界、增长知识的原因。我们任何一个人，由于条件的限制，不可能事事都去实践，去各个国家仔细游历一番。那么，要想认识各国人民的生活，了解各国人民的理想、愿望、喜怒哀乐，就应该读书、读介绍该国情况的材料，尤其是读文学作品，从小说中间接了解外国人民的生活。

当然，文学是一种艺术创造，是一种虚构，它所描写的并非现实生活中实有的事。谁要把小说写的同现实生活完全等同起来，那未免有些过迂。一九八〇年五月，有一位美国学者来西安报告《美国当代文学概况》，其中劝读者“不要把文学当作一种历史，不要把它当作一种社会学。”因为“文学和实际的社会生活是有差别的”，所以他嘲笑一位德国教授“把想象的文学作品当作社会的真实记录”，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但是，存在决定意识，任何一种虚构和想象，总是不能离开现实生活的土壤的。扭曲了的生活，总是生活的扭曲，异化了的人生，总是人生的异化。抽象派、超现实主义、以及其他绝对的形式主义，总是那一类艺术家精神状况与艺术趣味的反映。科学幻想小说，离奇到不可置信，但幻想总还在科学逻辑制约之中。文学当然不等同于历史、社会，但从其联系中，间接地或变形地，还是可以帮助于对外国生活的认识的。

就文学的认识意义来说，无疑的，现实主义的小说比之于其他流派和创作方法所写的作品，有更大的价值。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学传统中，固然有浪漫主义的作家与作品，但更多的、占主导地位的是现实主义文学。受丰富的现实主义文学遗产陶冶的中国人民，我们的美学趣味和欣赏习惯，也自然地与现实主义相接近。我国不似西方有几百年资本主义发展史和几十年资产阶级颓废文学的影响；也没有当代资本主义大城市物质压迫精神而产生的变态心理和文明，因此，就是具有高等文化教养的人，也很难有多少欣赏那些离奇古怪的文艺的胃口。因此，对于我们更有益的外国小说，还是那些有认识价值的、根植于生活土壤的作品。正是鉴于这个原因，所以，在这本《当代外国短篇小说选》中，我们较多介绍的是有助于认识外国生

活的现实主义或准现实主义作品。

在这里，我要插进几句话解释我所说的“准现实主义”这个词。现实主义有古典的或近代的，批判的或革命的，民主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还有“无边的”、心理的等等，岂有“准”的？有。这是指那种变了形的现实主义，它不同于传统的、侧重通过细节真实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以客观描写与叙述为主要手段、按生活本身样式反映生活的那种现实主义；它里面有怪异的成分、主观的成分，使生活扭曲变态的成分，侧重揭示生活给人的感受、印象、不断的联想与回忆。你如果说它不是现实主义，那它显然是在反映现实，给人以客观世界的知识、景象，有认识的意义与价值。如果说它是现实主义，那它显然又同传统现实主义的规律不合。这种结合了种种现代主义某些手法、风格、结构方式、情调、叙述法的现实主义，不妨权称“准现实主义”以区别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

现实主义与准现实主义的短篇小说，给我们提供了当代外国人民生活的某些概念和景象。小说所展示的生活图景，形象地把读者引进异邦的陌生世界，使我们了解外国人民的民族习性、风土人情、生活状况。《山岗泪》告诉人们澳大利亚农村夜间打猎的情景。《速记》描写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见死不救的现实。如果在十时半医生与太太开车撞树失事不久，接连过来的车上的人不是怕事、怕偷车、怕忘带执照警察会找麻烦、怕误了和异性狎褻，而是及时营救的话，那么也许医生夫妇不会死，不必等到一个多小时以后警察才发现死人。从《柏油路之界》《本国外乡人》，读者可以了解世界上还有种族歧视的事件。在《果戈大叔》中，展现了一幅愚昧落后到令人发指的图画。一桩被诬告杀人的案件应该如何判断呢？原来巫师令被告

喝“说实话的饮料”，呕吐后可见脏腑的东西。不听申辩、不作调查，人人都认为巫师不会错，于是无辜者被绞死。这就是果戈大叔的命运。这个故事，不是寓言，是现实。这个巫师可以是非洲喀麦隆的实有的人物，也可以是生杀予夺的独裁者。果戈大叔这样的生命形同草芥的人，在现今世界上还少吗？

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是变态的，自然也就产生异常的事、变态的人。《当代外国短篇小说选》中有不少用折光的办法所描写的荒诞故事、幻想故事、反常的人。这一类作品，乍一看有点难以理解，仔细思索它们的寓意，研究这种怪事怪人，也就透过了三棱镜间接看到了外国的某些社会现实。《扳道夫》里讲的火车不正常显然夸张讽刺得太过火了，谁见过由于火车误点而旅客在半途结成了村庄，由于无桥而旅客扛上车厢过悬崖，由于事故频繁而列车挂有追悼车、监狱车的呢？但从这种夸张中同样看到资本主义世界的无秩序。

《当代外国短篇小说选》中有一些苏联、东欧的作品。这些现实主义小说给我们展示了那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这些作品是有认识价值的。由于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对外扩张，统治大家庭中的卫星国，同时，在这些国家内部官僚主义统治严重，社会制度与社会风尚的腐败，所以，这些小说都在揭露生活内在的弊端。大致说来，可分两类：

一类是从制度上进行揭露的，《照章办事》中的“我”去车站理发店理发，而理发店只给有车票的人理发。“我”购了张去最近一站的票，理发店知道不是乘客，所以有票也不给理。

“我”去退票，又不给退。经车站与理发馆研究，让“我”去最近那个火车站理发店理发。这种不为顾客服务的章程，不是官僚主义产物吗？

另一类是写人们追求金钱、地位、美色而道德极端败坏的情况。《等车》中说的女儿不养父母的事，是司空惯见的事。

《墙》的主人公米诺祥只爱自己的小轿车，不顾邻人的生死，竟将与父亲的挚友、自己的叔父住屋的共用墙拆掉，致使老人冻死。这种新式守财奴的损人利己，在苏联社会里岂止一人？苏联与东欧各国中，有些人的道德腐败到何等程度。

这本书中有几篇侦探小说。这类小说向来是被认作只供消遣解闷的作品，它不能登大雅之堂，没有哪种文学教材里选讲侦探小说的。之所以如此，其一个原因是由于它的虚构成分太多，离奇得不可置信；只顾了情节安排的曲折而不大留意对生活本身的艺术描写。其实优秀的侦探小说，象柯南·道尔、克里斯蒂、松本清张、森树诚一、水上勉的作品，它通过推理侦破，启发读者的智慧；它通过案件发生原因的社会分析，揭露资本主义的黑暗。这样看来，侦探小说，也还是有认识价值的。象《当代外国短篇小说选》中的《巴齐法尔花园》、《他死在自己床上》、《蓝色十字架》、《又名塞佐斯特里斯大街》虽不能说就是十分优秀的短篇侦探小说，至少它们可以使人们认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侧面。《巴齐法尔花园》中的巴齐法尔，同卓别林电影中的凡尔杜先生一样，以婚姻爱情引诱妇女，然后图财害命。当然，凡尔杜先生干的是杀人的喜剧，而巴齐法尔的花园却是异常的冷阴。这个冷阴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冷阴可怖。《又名塞佐斯特里斯大街》打着侦探小说的幌子，实际是一篇揭发社会黑幕的作品，产科教授原是法西斯分子，闹房客全是逃犯、暴发户，连警察局长兼保安队长也是个冒名顶替的。社会上的人全戴着另一幅面具，这不是对意大利社会的一种讽喻吗？《他死在自己床上》是一篇真正的推理小

说。侦探小说和推理小说是有点区别的。侦探小说在破案时，常常推理；但推理小说并不一定要侦探。乔治死在了自己床上，他头颅骨破碎、身上有划伤。他父亲请来医生，请开正常死亡证明书，他舅舅是检查官则说为摆脱流氓集团从城墙上跳下来摔死的。医生根据死者身上有花香，又看了乔治未婚妻絮札娜家窗户与花房，推理得出：原来出身名门的比多太太成了女儿未婚夫的情妇，女儿疑心追查，乔治跳窗跌入花房，身被划伤，头摔后挣扎跑回自己家，躺在床上死了。为了使乔治的妹妹嫁给望族，为了掩盖比多太太的秽行，大夫装作不知情，开了正常死亡书。这里没有案子要破，也没有侦探出面调查，只有医生的好奇心和合乎逻辑的思索。而思索的所得并不满足当事两家人的需要，也不便公诸于众。只是在医生疑团的得以解答中，使读者了解情节的来龙去脉。但这个推理的结果，却反映了那个表面文雅而实际肮脏的世界。

外国文学作品，是了解外国生活的指南，这句话，应该还是有合理之处的。

二

鲁迅先生说过：艺术固然是宣传，但宣传并不一定是艺术。可见，艺术之所以能起到宣传的作用，首先在于它是艺术，它是通过对于生活图景的描绘，情感、情绪、感受的艺术表现，去感染人，使读者在赏心悦目地玩味艺术品时不知不觉受到潜移默化的。看来，艺术的生命，除了它的内容，也还在艺术的形式之优美、技巧之高超、风格之新颖、语言的富于特色。世界文学历史中留下的许多名著，固然是提出或解决着当时代的重大问题，但常常并不是那个时代的思想顶峰，巴尔扎

克、托尔斯泰并不是他们时代最先进最革命的思想家，相反，他们还有许多错误观点。但他们之所以伟大，在于他们的现实主义的胜利。如果说，在思想上，他们在当时是二流或三四流的，那么，在艺术上，他们则是一流的。他们之所以为人称赞，固然和他们对于社会的认识的思想深广有关，但关键的还是他们艺术的造诣。相反，当时的激进共和主义者，革命民主主义者，思想上确乎超过了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比他们进步得多，革命得多，但那些人进行艺术创作，如是个艺术修养差的作家，写得平庸、尽是口号宣传，缺乏艺术性，尽管思想再进步再革命，那样的作品也是流传不广的，也是比不过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

在这里，我并不是通过思想二流艺术一流则伟大、思想一流艺术二流则差劲去说明艺术第一。因为艺术一流的作品，首先在思想内容上，在政治上，也是有人民性的，合乎社会要求的。衡量它们，还是得首先看它们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把对待人民的态度还是得放在评价的首位。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艺术品既然要宣传得好，要有艺术感染力，就必须在艺术性上下工夫。要提高文学创作的艺术质量，就必须借鉴别人的优秀的成果。艺术技巧，作为一种技艺，它同工艺、农艺及其他技艺一样，是没有时代和国界的区别的。不能说古人的技巧、外国人的手法、封建文人或资产阶级作家艺术表现手段，我们一点也不能学，不能借鉴。如果一个诗人，不读李白、杜甫，不念惠特曼、马雅可夫斯基，不研究别人写诗的技巧，那他永远也突不破他已达到的水平。如果一个小说家，不读鲁迅、茅盾，不念契诃夫、莫泊桑，总是抱着固有讲故事、摆龙门阵的格式不放，那他又如何越超自己原来的成就而提高一步呢？

今天，世界已进步到八十年代了。外国也远不是托尔斯泰

和莫泊桑的时代，文学也不是哪一种格式了。文学虽然是属于各民族各国家的，但它也是世界的。世界文学是交流中的一个整体，不是各国文学的相加。不了解外国短篇小说在艺术技艺上已达到了何种程度，闭关锁国，夜郎自大，满足于已有水平，那将是自甘落后的事。

这本《当代外国短篇小说选》中的作品，尽管有索尔·贝娄、奥茨、马尔盖斯、鲁尔弗这些名家的，但更多的是一些中国读者并不十分熟悉的作家的作品。不过，这都是些近年来的新作，他们各自在艺术风格、方法与技巧上有其特色，有许多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如果你是一位文学爱好者，自己还想写一写短篇小说，那么，这本书中作品的某些技巧，对你说来，也许有借鉴价值。如果你不是想当业余作家的人，仅仅是一般的读者，你除了看热闹，读故事之外，也留心一下一篇短篇小说的艺术技巧，那么，你的艺术欣赏水平，也会逐渐得到提高。

在艺术形式上有特色的小说，在本书中是不少的。我试举出一些略加解释：

《长途电话》没有传统小说的叙述、描写、对话、心理分析，它用了十段电话组成这篇有批判性的作品。不但使人了解那个婚姻以金钱为转移、家庭关系以个人为至上的欧洲世界，也给人一种独特的艺术享受。好象你就是一个退休的电话总机，没事听别人打电话，仅仅从一些人的声音中（是单方面的讲话声音中），了解人们的关系，心灵的奥秘、欢乐与苦恼、向往与意愿。

《你真的没有听到狗叫》通过深夜背人者对被背者的抱怨，写出了儿子的一生，也写出了父亲的苦恼。这象是一出独角戏，单一的角色不停的独白，让你连接起他的话，去勾勒出想象的场景、联系上人物关系、补足整个情节及其来龙去脉。

当然还有刻划性格。父子二人的性格，也是从单方面抱怨中让人想出来的。

《另一个我》是一篇哲理小说，如果单说哲理，那就不叫小说。这一篇采用一种特殊的对话方式，使七十岁的“我”在似梦非梦的幻觉中同不到二十岁时候的我邂逅。同一个“我”的两个人，由于年龄、经历、环境不同，思想不同，表述了对于两个时代的各种问题的不同理解。你把这一切，可以看作是对一个人物的内心的剖析，但内心剖析会变成抽象的内省与思维，《另一个我》却化成了两个可感的形象，通过这种形式来传达他的哲理，这样，发人深思就不流于说教了。

《你可曾摔倒在血泊之中吗？》采用颠倒情节、打散结构，转换人称的手法，故意写得扑朔迷离，让人去推敲思索。塞维林曾因反征兵被抓，后无罪开释，但又劫持飞机去阿尔及尔被发觉，换机时被联邦调查局特务枪杀。这个人物出现在空中小姐玛丽安和联邦调查局特务奥伯伦的心目中、回忆中。而这两个人又是一对情人，他们各自还有其活动。这样几条线搅在一起，场景转换得故意模糊，把情人的回想与他人的劫机交织起来，忽而现实、忽而回忆，忽而是回忆中的回忆。对回忆，不用叙述，也展开作场景来写，这一切很象电影中镜头的剪辑。这种手法，属于现代主义惯用的“意识流”手法。它一旦和现实主义相结合，则产生异样的艺术效果。

回忆、联想图景与现实图景的联结，是当代文学中，打破顺叙法使情节曲折起伏起来的一种手段。有人把这都叫做“意识流”，其实这并不十分确切。这种手法，确实揭示了人们的意识思想，把过去与现在，别处与此处联结了起来，打破了时空的限制。

但写思想意识，写回忆联想，并不等于就是“意识流”。

“意识流”作为一种现代派，它写的是潜在意识、下意识的不断转换与流动，写的是病态心理和妄想者的内在的瞬息间不断变化的意识，把人们并不明确的东西，明确揭示出来。这同写自觉的意识、写明白清楚的回忆与联想是两回事。

在艺术的描绘方面，富有特色的小说，在本书中也是不少的。我们摘录几段加以剖析：

《汗》这篇小说描写穷人的困苦与狼狈真是达到了惊人的形象的程度。一个满身汗臭、抱着饿婴的女人，领着两个女儿（其中一个有蛔虫而磨牙，一个不断搔热疮），挤进教堂求上帝不要允许丈夫嫖妓、不管家。作者抓住这这些人物的特征加以渲染：

由于上帝的降临，教堂里霎时变得鸦雀无声。教徒们个个合掌垂首，虔诚地拍着胸口，似乎在祈求上帝赐予和平、仁爱和怜悯，驱除人间的希望和忧愁。老太婆、穿黑缎衣的胖女人以及叫人拍臀部的那位少女一齐用手捂着脸颊、热切地期待着。与此同时，玛尔蒂塔一个劲地咯吱咯吱的磨着牙，保拉则忍受着热疮产生的奇痒。母亲抱着儿子仰望着祭坛上神父高高举起的、白得象头绵羊的上帝。

她眼巴巴地望着上帝，脸上露出微笑。她将孩子略微往上举了一下，盼着基督能赐予他和平的慈爱，然而事与愿违，孩子竟发疯似的嚎叫起来。母亲急忙将孩子搂在怀里，保拉不再搔痒，玛尔蒂塔停止了咳嗽，甚至那位拍打少女臀部的少爷也因此中断了他的消遣，回头看啼哭的孩子。这时人们也都不约而同地回过头去，想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老太婆和胖女人则在低声耳语：“活见鬼，真倒霉。”

……后来，玛尔蒂塔拽了拽母亲的裙子发表了她的看法：

“孩子饿了。”

“是的，他饿了。”

说着她将孩子放在手臂上，腾出一只手去解蓝上衣的纽扣。等解开让膈肢窝的汗浸透的上衣，她已满头大汗。她把手伸进怀里掏出枯萎发黄的奶头，然后塞到儿子嘴中，随即用手很懂礼貌地、庄重自爱地遮挡住乳房。孩子不哭了，教堂里又变得寂静无声。玛尔蒂塔又开始咳嗽、磨牙。母亲眯缝着眼睛，默谢着上帝，……

谁读了这段文字没有亲临其境的感觉呢？它对比富人与穷人，描写了祈祷与突然事变——孩子哭和因此引起的反响。两个女孩的磨牙与搔痒，写得那么逼真，这同少爷拍少女臀部的动作形成对比，这两种不同的动作，都随婴哭的起止而起止。至于这位穷妇人美好的祈求与她穷困的狼狈相有多么不协调，她的汗臭上衣、干瘪奶头又有多么具体，似乎只有亲眼见了，体会了，才能写得出来。正因为描绘得形象、有特征，才给人印象深、感染强烈。

《小船》写人同自然的冲突，写得紧张。水涨到车站了，镇长与救护队长托年，撑小船过隧洞，上涨的水把小船卡在洞穹间，最后，折断篙，用铁篙头戳破船壳板，人终于闯过了隧洞。托年这人，不顾自己的生死，只想着完成救护任务。在危机中，不是单纯想个人脱险。作者描写的紧张的脱险场面犹如银幕上的画面那样真切、具体。

老头子好象气疯了，用铁头凿着骂道，时而撕掉一劈木片，又接着打，最后，当一列火车轰鸣而来，震得他们什么也听不见时，水在铁尖喷射开来。铁头不停地旋转，啃着沥青油过的松木最里面的白肉。顷刻，又撕掉了一块木头，水从上面涌了进来。船头的砍声业已停止了，但船好象微微动了。

……等到船又灌进一些水……他们趴下，背对着穹洞顶，试图站起来。感到船在慢慢地下沉……水冰冷冷的……

镇长扭过头，一股强光刺得他睁不开眼。他低头向亮处游去，仅游了几把水，就被几张手抓住了。在隧道的出口处，停着另一只小船。镇长登上船一看，见水面离拱顶石的距离仅四十厘米。托年也爬上了船，单是说了声：

“他妈的……这真可笑。”

这篇小说中这种求生的愿望，表现如此强烈，是不亚于列宁喜欢过的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的。在《热爱生命》中，一个饿得要死的病人通过没有人迹的荒野的雪原到一条大河的码头去，他非常衰弱，他不是走，而是爬，旁边有一只也饿得快死的狼跟着他，他们之间进行了搏斗，结果人胜利了，他到了目的地，虽然近乎半死，知觉也失掉了。《小船》这篇小说中人们的求生是为了救护财产，不仅是为了活命。这是不同于《热爱生命》的。在人和狼之间，时间总还是从容的。但卡在涨水的隧洞穹顶下的小船中的人，是分秒必争的紧张、千钧一发的危急。伦敦的小说以表现内在生命力为特色，而《小船》却是描绘客观图景。那凿船、那水涌进舱里、那船动与下沉、冷水中人的游泳、洞口刺眼的亮光……似乎不是想象而只有亲身感受

过才写得出来的。

在小说的叙述法上，这本集子里的作品，有特色的也很多。《格兰德妈妈的葬礼》通篇没有对话，而用概括、讲解、讽刺性的夸张口吻进行叙述：

共和国总统无须求助顾问就能掂量出自己责任的轻重。在总统府接见大厅和以前供历任总督停放车辆用的石头地面院子之间有一座黑黝黝的柏树园，殖民时代晚期，一位葡萄牙教士曾在此悬树自尽，以身殉情。总统每每于黄昏走过这里时，任凭勋章累累的军官们怎样虚张声势，也总禁不住悚然打个寒颤。他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于是他宣布了为期九天的国丧日，并决定以烈士的规格为格兰德妈妈举行葬仪。正如那天一大早通过国家电台和电视台向全国同胞发表的戏剧性演讲里指出的一样，国家首席法官确信格兰德妈妈的葬礼将为全世界树立一个新的榜样。

然而，如此重大的事难免会遇到一些大麻烦。由格兰德妈妈的远祖们建立的国家司法机构并没有想到现在发生的事情。博古通今的法律学博士，久经考验的权利术士们一头扎进了诠释学和演绎法，搜寻有关准许共和国总统参加葬礼的条款。……对格兰德妈妈的追悼仪式，其规模是毋庸置疑的。而同时她的尸体正在玛贡多炎热的九月里冒泡腐烂……

这里把隆重与滑稽溶合在一起，用插入无关系的教士殉情一事使叙述暂时轻松，接着却用挖苦话讲总统的寒颤。夸张叙述法学

博士与权利术士的奔忙，无疑带揶揄的味道，而用最庄严的葬礼和冒泡腐烂的尸体对比，这种叙述的讽刺性就更突出了。这里的叙述，一两句话就构成一个镜头、一个场面，但却没有对任何一个镜头或场面展开来描绘一番，全部是概括的叙述，推动情节迅速向前在进展。这种叙述法确乎有它简洁之处，值得借鉴。

三

外国文学作品反映的是域外的生活，表现的是外国人的生活习性、心理文化传统、美学趣味。尤其社会制度不同、阶级理想各异、人对事的态度与愿望也就差别很大。因此，看待外国文学要有一个批判的眼光。也就是说读外国文学作品不要囫圇吞枣、兼蓄并收，一定要加以理性的分辩。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就是对外国文学优秀的形式、技法，也不要盲目模仿，机械搬用，而是要融汇贯通，化成自己的血肉。

在内容方面，外国文学爱写人的异化。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同个人是敌对的。个人的天才、爱情、志趣、生活都要受到金钱这个杠杆操纵，人的自由意志也受社会必然的制约。表面看来，好象社会在给个人提供着自由天地，其实，社会把持在垄断资本和政治寡头集团手里。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产生的大量黑手党、流氓强盗又在威胁着人们的安全，无数糜烂的腐朽的东西又在败坏着人们的心灵与道德，因此，这种自由常又嘲弄自己，人在生活中被压抑，或是物质压迫，或是高度物质文明下的精神空虚与精神压迫，人也就被扭曲、被异化为虫豸、非人。对于作家写这类题材，表现出人道主义精神，要求人性的归复，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绝不要模仿。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尽管有旧世界遗留下或流传过来的许多弊端，

但公有制本身同个人是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我们社会中那些旧的思想作风，那些官僚主义、资产阶级的或封建主义的思想，那些小市民的习气与传统，的确是同个人对立的，还应该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中集体与个人相调谐的一面。如果不加区分的盲目模仿，把个人某些暂时的不愉快，同对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叛逆相联系起来，这是幼稚可笑的。如果在文学写作中跟在外国小说后面亦步亦趋地也去写什么病态心理、愤世忌俗，那样，离开了现实生活的土壤，写作也就失去了创造性。

外国文学还爱写性爱，这也要分析。我们不说落后民族，仅以欧洲近代国家看，许多民族如斯拉夫人、日耳曼人，在中世纪，是由原始氏族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氏族的村社一直保留了很长时间。中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就在欧洲发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蜕变引起新的道德爱情的贬值。性爱是欧美人生活中一件非常方便而轻易取舍的东西。恩格斯说过，从中世纪“破晓歌”开始，八百年来，性爱就是欧洲文学的枢纽。的确，从骑士文学到浪漫主义，从批判现实主义到现代派，欧美文学中不写性爱的很少。到了现当代，专门描写色情的下流堕落文艺，在资本主义世界还是泛滥的。就是在严肃的文学中，也不是与此绝缘的，性爱的描写也常常出现。一切揭露性的、欣赏性的小说所写的性关系，常达到赤裸裸程度。对此，我们不必大惊小怪，外国人就是这样轻率的、公开地过他们的性生活的。但是应该分析，哪是情节需要的、有意义的性描写，哪是下流的色情文学。不要以道学夫子的面孔，一方面偷着欣赏，一方面又斥骂淫乱描写，象当年卫道者斥《红楼梦》为淫书一样。《红楼梦》中也有性关系的描写，读来并不可怕。同理，如果是正常地、有认识意义的、符合主题与情节需要的健康描